



佛典故事文學性初探一

以《本生經》與〈入法界品〉為例

釋海門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碩士班四年級

《華嚴經》有句話，「文隨於義義隨文」¹。文字是義理的權巧呈現，義理則賦予文字躍然紙上的永恆生命。這句話用來詮釋本研究命題，亦頗為妥貼；文即是文學，義就是佛法教義。二者非但不衝突，而且，可以相輔相成。

一、前言

在編撰《佛教經典 100 句·華嚴經》時，由於該出版企畫是以一百句佛教經句為主，從白話語譯、名詞解釋、經句的智慧以及隨喜思惟讀經句等不同方式呈現經典的精華所在，且能為初學者所接受。有此殊緣，為了找一則符合經句的佛教故事，讓我體會到類似「嘔心瀝血」的窘境。也引領我意外進入一個「時間的洪流」，開啟了「時空機器」；看到了佛陀行菩薩道時，不斷的輪迴，不斷的幫助別人，不斷的度化弟子。眾多的佛本生故事，可說都具有短篇小說的各種要素，而且文字優美，意義深遠；就算不以佛教弘法的宗教作品而論，就文學性而言，亦大有可觀。有趣的是，不同版本的佛本生故事，竟也有大同小異的故事情節（見下文「鹿王」）。當時，為了趕稿而無暇探究；如今，回想起來，倒不失為一條值得摸索的研究進路。

此外，世人耳熟能詳的「善財五十三參」，即是出自《華嚴經·入法界品》。戲劇性地一一描述了善財童子為了求法，從初參文殊師利菩薩開始至普賢菩薩，這歷經一百一十個城市，向五十三位善知識虛心參學的過程。五十三參中的善知識，除了菩薩、比丘、比丘尼、夜神，還有婆羅門、仙人、等外道，以及長者、居士、童男童女甚至婆須蜜多女，處處彰顯了圓融的法界性德。善財童子每參必恭敬合掌的說：「我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明白點出成佛的必要條件。其殊勝在於實踐性，提供了「教、理、行、

¹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昇須彌山頂品》（卷十六）《大正藏》，冊 10，No. 0279，頁 85。



果、信、解、行、證」的修行典範，讓後代行者有學習的榜樣。就文學藝術觀之，善財五十三參的知性之旅，不也充滿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情節與人物；翻成白話文，不就是一部現成的「善財奇遇記」？

在大學就讀期間，與年輕的學弟妹們共聚一堂，時而討論人生大事。看到他們懵懂的表情，總覺得：與其宣說難以名狀的《金剛經》，還不如介紹一些時下青年看得懂的佛教文學作品。也因此啟發了本研究的動機，就從《本生經》與《華嚴經·入法界品》來探索佛典故事中的文學性。

二、略釋《本生經》與〈入法界品〉

《本生經》主要記述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的生生世世，化現為國王、婆羅門僧、商人、女人之人身，及象、猴、鹿、熊等各種動物的身形，而行菩薩道的故事。其中也包含不少關於阿彌陀佛等諸佛與彌勒菩薩等諸弟子的本生故事。或救度眾生於危難，或為求法而精進，經中充滿犧牲精神，大乘佛教利他大悲之教旨，恐係胚胎於此。²關於《本生經》的版本，《佛光大辭典》列舉了：六度集經、生經、譬喻經、賢愚經、雜寶藏經、撰集百緣經、菩薩本行經、菩薩本緣經、菩薩本生鬘論等。³龔鵬程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也說：「《佛本生經》原本就是詩體形式，傳入斯里蘭卡後，僧人加上注解才成為現在所見到的韻散結合式。其他講佛陀生平的敘事詩，如《大事》《神通遊戲》是韻散合用，馬鳴的《佛所行贊》就是詩體。」⁴說明了《本生經》的最原始版本，只是詩偈而已（便於記誦）；而且比《佛光大辭典》多列了《佛所行贊》。

而《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佛陀成道後所開示的第一部經典，自有其殊勝因緣，號稱「經中之王」。《華嚴經》之集成，非一朝一日可得，而是由許多華嚴單行經本歷經多年逐漸匯集而成，尤以「十地」和「十住」等經本最受重視。《四十華嚴》為唐代般若所譯，共一品，四十卷，於西元 798 年譯出。在唐代貞元十年，南天竺的烏荼國王，進貢親手書寫的四十卷《華嚴經》梵文本。德宗如獲至寶，立即詔請北天竺罽賓國的般若三藏法師主譯，此經又稱《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此外，尚有唐譯、晉譯的八十卷、六十卷等《華嚴經》；前述二種譯本均有〈入法界品〉。〈入法界品〉即是《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²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1988 年），頁 1952。

³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1988 年），頁 1953。

⁴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台北：里仁，2009 年），頁 298。



三、回顧佛典與文學的交集

依淳法師在《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一書中，已關注到文學的面向。專章闡述「本生經」在文學中的地位，分別探討了：「本生經文學趣味的例舉」、「本生文學與印度文學的關係」與「本生經對東西文學的影響」⁵。或許，限於其研究方向與篇幅；關於文學，僅著墨於「趣味」，尚未深究。

關於〈入法界品〉，與本研究較為相關，則有鄭秀雄的《善財五十三參》，以及楊維中的《新譯華嚴經入法界品》；前者較多文學性的剪裁修飾，後者可謂學術性的語譯與導讀。值得一提的是，吳海勇在《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對於佛教經典與文學的交集，有此論斷：

回顧近現代學術史，大致可將已有的佛學與文學的研究模式分為以下幾種：一為佛典翻譯文學研究，二是佛經故事題材影響研究，其三為佛教俗文學（以敦煌俗文學為主）研究，晚近的研究漸轉向文人與佛教、佛教與文學理論等問題的探討……與前輩學者多有較深的閱藏功夫相比，當代學者這方面的涵養顯然要稍遜一籌，這也是佛經故事題材影響研究在當代鮮有創獲的根源所在。⁶

綜覽之後在台灣陸續發表的相關論文：

溫美惠，《《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李坤寅，《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初探—以八相成道為例》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林彥如，《《六度集經》故事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 年。

李昀瑾，《《撰集百緣經》及其故事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林玉龍，《敦煌本生故事與其石窟藝術述論》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碩士論文，2004 年。

⁵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1987 年）

⁶吳海勇，《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高雄：佛光，2002 年），頁 1、2。



林韻婷，《雜阿含經譬喻故事研究》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2006 年。

陳蓉美，《《法句譬喻經》的敘事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共計七篇學位論文，亦屬同一範疇。多偏重在敘事、故事研究，而且只專研一部經典，缺少各版本之間橫向的統整。吳海勇十二年前的博士論文之評判，似乎所言不虛。

四、佛典故事的文學之美

佛陀除了善說佛法，也很會說故事。以下摘錄拙著的二則故事，不揣簡陋，試勾勒出佛典故事的文學之美：

（以上二則，皆是以原文為本，加以白話語譯潤飾而成。）

（一）鹿王⁷

從前波羅奈國的梵摩達王，性喜遊獵，有一次在野林中看見兩鹿群。這兩群鹿都各有領袖。釋迦牟尼菩薩的前身這一群共有五百頭鹿；另一領袖其身現七寶色彩，是提婆達多的前身。菩薩鹿王看見人中之王所率人馬殺戮同伴，大悲心油然而生起，便毅然步向王前。此時，獵人們競相射箭，飛矢如雨；梵摩達王看見此鹿態度從容，無所忌憚，揮手示意：「收起弓箭，別嚇著牠。」話未說完，鹿王已來到人王前屈膝跪下，懇切請求：「國君以一時嬉遊逸樂的小事，群鹿無時皆受死亡陰影籠罩；如果僅為供膳所需，我們將自動日送一鹿，以供國王食用。」梵摩達王聽了，當下應允。

於是二群鹿王各自商議，大眾輪流依序入宮，滿足人王所需。輪到提婆達多這一鹿群時，有一母鹿已有身孕，卻早於之前便已中籤，於是來到提婆達多面前請求：「照理我今日當應送死，但是我所懷的孩子，並非該死；拜託讓下一位先入宮，等我生產後，在入宮受死。」哪知，鹿王不顧情理，竟大怒咆哮：「誰不愛惜生命？既然輪到你，就是你要去，別廢話了！」母鹿心想：「跟這個不懂得將心比心的老大說什麼也沒用，為了保住胎兒的性命，只有求菩薩鹿王了！」便趕緊來到另一鹿群的棲息地。母鹿跪求菩薩鹿王，說明上情，懇求救助。菩薩鹿王聽完，深深思惟：「此情可憫！若我不理，枉殺其子；但若擅自更改入宮的排序，確實難以服眾。只有我自己代替母鹿入宮了。」便告訴母鹿安心回去吧，我自會處理妥當。

⁷比丘道略集，《雜譬喻經》《大正藏》，冊 4，No. 0207，頁 527。



鹿王逕自來到王宮大門，守門衛士都認得牠就是不怕箭如雨下，從容面對梵摩達王侃侃而談的鹿中之王。問明詳情，便將鹿王來意報告國王。梵摩達王也覺得奇怪，心想必有隱情，便召見鹿王，問道：「群鹿都送盡了嗎？怎會輪到你來？」鹿王的眸子綻放淚光，語調柔和的說道：『大王的同情心普及群鹿，我們深深感激。但是我們另一群鹿中，有一母鹿懷孕了，卻不幸輪到入宮的序號，若入宮必是兩命受死。母鹿有求於我，我若不救母鹿，跟木石有何不同？此身不久，難免一死；若能慈悲救度苦厄，將功德無量。人若無慈，那與虎狼有何差異？』

梵摩達王聞言，深受感動，慚愧不已，並發願從此斷除一切肉食。⁸

這一則鹿王的故事，即是典型的「本生故事」；《六度集經》、《雜譬喻經》、《出曜經》與《大智度論》都有收錄。若以現代小說的藝術構成而論，可分以下六點陳述：

- 1、主題的構思：即是充滿慈悲精神的「菩薩行」。
- 2、人物的塑造：由鹿王穿越飛箭如雨的威武與屈膝下跪於人王面前，所展現的「無我」氣度，展露無遺。
- 3、情節的安排：藉由懷孕的母鹿，將故事轉折至高潮；並且以「映襯」手法凸顯釋迦牟尼菩薩與提婆達多二位鹿王的兩極態度。
- 4、場景的描述：獵人們競相射箭的肅殺之氣，是動；鹿王的眸子綻放淚光，是靜；有動有靜，扣人心弦。
- 5、語言的經營：菩薩鹿王安慰母鹿，卻有隱情；勸諫人王，理直而氣不壯，「人若無慈，那與虎狼有何差異？」更是甘冒大不諱，好比司馬遷筆下的張釋之口吻。
- 6、視角的運用：採「第三人稱觀點」敘述，比照現代小說亦多以此「全知全能」觀點說別人的故事，似乎古今相同。但是，在《六度集經》裡，說完故事之後，佛陀照例都會告訴比丘們，當時的菩薩鹿王即是我的前身、七寶色彩鹿王即是當今的提婆達多等等，則為「第一人稱」。似乎，彌補了「第三人稱觀點」較不易與讀者產生共鳴的弱點。⁹

而且，故事中鹿王與人王的兩段對白，亦呈現了首尾呼應的修辭效果。

(二) 甘露火王¹⁰

善財童子聽從普眼長者的推薦，來到多羅幢城，想向甘露火王請法。

⁸參閱拙著《佛教經典 100 句：華嚴經》(台北：商周，2010 年)，頁 168、169。

⁹參考沈謙、張堂錡編《文學創作與欣賞》(台北：空大，2000 年)，頁 4、5、486。

¹⁰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卷十一)《大正藏》，冊 10，No. 0293，頁 712-3。



來到王所，先遇到一位多智大婆羅門，說明來意後，被告知甘露火王還在正殿處理政事。善財童子便請教說：「大王名號為何稱甘露火？」多智大婆羅門回答：「我們國王治罰惡人，銷除其過犯，手段猶如烈火；但是對待善良百姓，則給與安居樂業的生活，德政如同甘露。以此慈悲，平等教化人民，使其延年益壽，心無厭足。所以我國人民讚美國王盛德，歌頌我王為甘露火。我王更以種種方便調御眾生，公平審理百姓爭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照顧孤寡弱勢，使其無生活之虞；在在作為皆令子民永斷十不善業，正修十善如轉輪王所行之法。」

聽到婆羅門說國王會治罰惡人，善財童子心想：「我為利益眾生修菩薩行，今日此王如此以酷刑對待人民，哪裡值得我參訪呢？」這時他彷彿聽到天神提醒說：「不要疑惑！菩薩度化、攝受眾生有他的善巧方便，不是從表面就能斷定對錯的，你應當深入了解才對。」善財童子此時才明白過來，便趕緊到殿外等候甘露火王。

終於等到國王下殿，善財童子恭敬地行禮之後，說出心中的疑惑。甘露火王領著他，入內參觀宮殿，只見侍女、衛士們皆端正有禮，舉止安詳，看見國王與貴賓都親切問候，令人備感溫馨。便說：「你看我像暴君嗎？」善財童子靦腆地搖頭。甘露火王繼續說道：「善男子！我所證得的是『如幻解脫門』。為了調服造作殺盜的愚痴眾生，我不惜化作惡人，制裁這些作惡多端的人，為的是令他們心生恐懼，斷除惡業，激發出難得的菩提心；因此，我承擔下所有的惡業。」「善男子！從我所證得的『如幻解脫門』，可以領悟到：其實沒有一個眾生，天生就是惡人，他們或許一時做錯事，也都是因為迷失於貪妄執著。因此，我們應該悲憫、原諒他們；引導他們改過遷善，顯現本自具足的佛性，這才是作為菩薩行者應當的作為。」

善財童子終於釋懷，深切理解甘露火王的良苦用心。¹¹

同樣以現代小說的藝術構成來論「甘露火王」，分述如下：

- 1、主題的構思：與「鹿王」的慈悲精神，恰好形成對比的「另類菩薩行」。
- 2、人物的塑造：甘露火王外厲內斂的兩極化，豐富了菩薩的形象。善財的反應，恰如凡人，不悖入世的現實經驗。
- 3、情節的安排：甘露火王治罰惡人，手段猶如烈火，卻懷有良苦用心。壞人怕他，好人愛他。金剛怒目，菩薩心腸。映襯效果十足。
- 4、場景的描述：輕描淡寫即呈現出，煉獄的可怖與宮殿內的安詳。
- 5、語言的經營：「你看我像暴君嗎？」如此口吻，好似劇場中的對白。
- 6、視角的運用：同樣採用「第三人稱觀點」敘述。

¹¹ 參閱拙著《佛教經典 100 句：華嚴經》（台北：商周，2010 年），頁 204。



五、結論

佛陀真的很會說故事。經由二則佛典故事所呈現的文學之美，可知佛典與文學非但不衝突；而且，可以相輔相成。

(一) 研究成果

以上二則故事，經由現代小說的六點藝術構成要素加以檢視可知：

1. 兩者皆具備構成現代小說的六點要素。
2. 「鹿王」的「人物」、「情節」、「語言」等藝術性，顯然較為生動、成熟。
3. 「鹿王」的出處經典為《六度集經》、《雜譬喻經》與《出曜經》等；以上三經皆在《華嚴經》之後。據此可以推論：越是後期的經文，就越具備文學性。

此外，「鹿王」的故事，可謂家戶喻曉；或許與記載的原始文獻，較多文本有關。而甘露火王的酷刑與用心，比之於當代的「廢除死刑」爭議，亦頗具啟發性。

(二) 未來進路

對於「佛典故事文學性」的深入探討：首先擬以「敘事學」為主，就「語言風格」、「偈散結合」、「講述文體」¹²等三種面向深入研究。其次、關於《本生經》擬就「同一故事，不同版本」，探究箇中奧妙。其三、關於《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可繼續申論其於五十二參的文學況味。最後，行有餘力的話，可嘗試「佛經故事題材影響」之研究，但願能有所貢獻。

「以文化弘揚佛法」，是學人未來努力的方向。期待未來能將《華嚴經》與《本生經》以文學之美，呈現給跨越宗教界的普羅大眾；所謂「奇文共欣賞」，當可消弭時人對佛經的刻板印象。

¹²參考吳海勇，《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高雄：佛光，2002年），頁275、294、328。



參考書目：

一、原典

比丘道略集，《雜譬喻經》《大正藏》，冊 4 ，No. 0207。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昇須彌山頂品》（卷十六）《大正藏》，冊 10 ，No. 0279。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卷十一）《大正藏》，冊 10 ，No. 0293。

二、專書

沈謙、張堂錡，《文學創作與欣賞》（台北：空大，2000 年）

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高雄：佛光，1987 年）

吳海勇，《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高雄：佛光，2002 年）

鄭秀雄，《善財五十三參》（台北：佛光，1999 年）

楊維中，《新譯華嚴經入法界品》（台北：三民，2004 年）

釋海門，《佛教經典 100 句：華嚴經》（台北：商周，2010 年）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台北：里仁，2009 年）。

三、學位論文

溫美惠，《《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李坤寅，《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初探—以八相成道為例》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林彥如，《《六度集經》故事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 年。

李昀瑾，《《撰集百緣經》及其故事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林玉龍，《敦煌本生故事與其石窟藝術述論》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碩士論文，2004 年。

林韻婷，《雜阿含經譬喻故事研究》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2006 年。

陳蓉美，《《法句譬喻經》的敘事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四、工具書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1988 年）